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四

明　剡南張　岱著

楊廷和蔣冕毛紀列傳

楊廷和新都人父春仕提學副使廷和年十三舉鄉貢成化中先春成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方歸娶已授簡討弘治初皇太子出閣以侍讀遷左中允久之以左春坊學士充日講官為　孝宗所知太子即位為武宗陞少詹事二年陞詹事與學士劉忠同列講筵

終講進規　上退問劉瑾曰講書用何意盡而語不了瑾對二人不堪當改南進和遂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尋陞南户部尚書而　上忘之一日朝退問何久不見楊學士即驛取如故改兼文淵閣大學士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廷和具風姿沈靜詳審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組時露徧追而強敏可屬大事李東陽知而重之時時語人曰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

大才必須介爾東陽病多委計廷和東陽既去累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獨任內閣事司禮
監張永既定安化王亂挾奇戮劉瑾內矜詡身欲得
侯嘗捕得涿州男子彔其臂有龍文當誅反謬謂
上欲封己先捕反者諸司禮皆來言廷和曰 高皇
帝祖訓內監止四品未有侯太監張永曰侯者劉馬
侯廷和曰劉永成耶永成歷事累朝出入勞勤且非
其身侯也侯者姪于聚有戰功環曰古亦有耳下議

吏兵二部則何如廷和曰下廷議誰敢順 上意變
成法者張公請安化王亂奏誅逆瑾天下莫不聞政
不必假此為功夫漢世一日五侯宋童貫至封王爵
今何如也擬旨量與求襲勅加祿而已 上不親政
好佚游廷和時時進言 上見必矜莊畏其直諒十
年以父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遂與弟戶部侍
郎廷儀並賜馳驛命塋畢還其秋捧璽書宣諭並勅
四川有司促上道廷和再辭乃許終喪闋臣得終

喪父母自是和始也次相梁儲曰楊公之臣吾所難
代請令撫按臣與坐守長隨刻服滿期促之其時行
人在門府縣佐倅同知催守遂以期滿還闕是為正
德十二年　上業出居庸關行邊且踰歲廷和與蔣
冕詣闕請回鑾不報其明年　上歸自謂威武大將
軍捕虜有功諭群臣旗帳以迎錢寧來偪者數廷和
曰大臣賜紹國家則有旗常里俗施禮親舊則有旗
帳君尊如天豈敢瀆之　上復使來曰朝廷道楊閣

下而忘一遣内臣兩遣行人守從之予親在存問死即寧邸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廷和曰臣懼臣懼以非禮節居獨率翰林仁帳不賀　上亦不懌也退謝病乞休不許是歲　上復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使居守其明年　上還兵部侍郎馮清參提中使持奏下内閣擬旨奬勵威武大將軍曰　上立待於教場廷和曰　皇上凱還而賀將士從征而賞亦無不宜云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是以臣率居也便還

納之大閹張鋭馳至後授前奏於廷和廷和曰威武大將軍故是何人豈兵部所當奏捷我輩所當奬勵耶手還鋭奏鋭轉授梁儲曰　上待此而後入廷和復自儲手取還鋭、恚然去已復來廷和曰必擬旨須兵部別具奏去大將軍號但奬勵該鎮守臣乃可鋭去復與錢寧來眥泣曰　上疑鋭言公不悉今令寧來公萬勿躁廷和曰寧至大今不言何時耶二公華還奏曰楊廷和不可既還奏　上令固閣擬旨廷

和與蔣冕毛紀奏如初已獎勵馮清及鎮守官而已復卧病乞休再疏不允　上欲南巡中外藉藉宸濠且為變皆不欲　駕出諫者皆被杖廷和急謂司禮近侍曰　上所繫重矣國本未建人心危疑海內盜起而民困大江以南其人輕心且面目衣服大抵相類非若腹裏人民易别識萬一奸宄襍厠其間或泅淵鑿舟或遇風揚火或有藩王窺伺僞為迎奉誘至深宫曰陳子女玩好於前用其私人隨侍禁格我扈從

一切不得近當此之時何勝可嗟諸臣懷此寸心有杖死者何為宗社計踈牽為廷和轉言 上也明日與梁儲蔣冕跪闕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順門廷和求轉奏銳曰此無與銳事公往豹房自奏之廷和曰我輩知 上在乾清宮而已不知豹房公朝夕豹房所奏何事我輩殊不與聞我輩日票擬送上輙從中改不知手筆何人名為大臣當部様而已跪五日不得命上亦竟罷宸濠反 上欲親征廷和屢諫不納集

議左順門廷和曰舉朝臣子受國厚恩亡補報今日正宜出力效死敢遺賊君父抑賊大逆不道江西之人必明逆順若大出黃榜曉告利害不旬日間當亦擒之不煩 上征也遂言昔 太宗北征有太子太孫居守 宣宗征漢則有襄鄭二王 大駕遠出將付何人因向諸司禮曰公等敢任之乎明日旨從中下又明日命書遣威武大將軍勅廷和曰車駕親征誰敢云遣逆濠偽檄正以朝廷失政爲名稱威武

大將軍是何政令也假謂車駕親征復有威武大將
軍者為誰、朕朝廷為此名號誰書此勅興兵問罪
先斬其人以獎王家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在此勅
矣廷和有二頭耶司禮優奏 上命蕭敬等十餘人
取旗鉞錢寧速促之曰卿何阻撓軍機為廷和曰朝
廷下命行事用勅車駕親征且勅誰予敬曰言之將
一月矣如何尚理前說 上曰今日無勅汝可投死
金水河母來見我廷和曰公不必死、廷和一人耳

公可入奏毋論一月仍待來年敬曰公書公書我待
公左順門廷和曰斷無相待張鋭錢寧怒　上決意
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亦決意欲知此敬
等皆去至午復來相率至庭下連呼相公相公廷和
曰諸公貴人也何至爾廷和所知祖宗法耳奉天承
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廷和有死而已則
又去至暮復來時暑甚敬等坐左順門竟日使人送
欣廷和曰若勅不書無心可渴會　上欲使知行制

諸者廷和薦尚書劉春春為廷和鄉人 上責廷和

私庇令回話廷和出閣有書勅進者而乘輿遂行矣

上行而宸濠已就擒矣 上居南都更歲朔廷和頗

以鎮静持重為中外所推服凡請 上回鑾者數十

疏皆不復省明年冬 上歸而駐蹕通州召擬旨誅

宸濠乃入廷和言祖宗衆議大罪必內閣處重因必

市曹古人受命於祖與衆棄之之意也 皇上向者

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下詔天下諭書親王然後南征

罪人既得未先祭告以復天地宗社之命未諭親王
詔天下以慰方內之心車駕在適邊行議罪非臣敢
聞 上曰中朝大臣往往受宸濠賄有藉名朕爾無
先生故相委若入京後我亦不得主張矣廷和乃擬
進 上崩諸司禮授遺閣中廷和閉閣讀罷舉哀畢
取皇明祖訓示之曰當遵兄終弟及之文急啟皇太
后降懿旨以 大行皇帝遺勅遣司禮監文臣大臣
各一人奉迎興世子即皇帝位遂擬懿旨遺勅入啟

皇太后出宣諭時九卿莫預聞也廷和從撫一時耶
急及中外素不便者請太后以大行末命行之豹房
官軍悉解散使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
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官軍分守皇
城四門及京城九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還營諸邊及
保定官軍罷還鎮在所皇店管店官校諸邊衛軍門
辦事官旗校尉諸邊鎮守太監留京者悉革遣哈密
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給賞使還國豹房番僧及少

林市和尚諸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之是時平虜將軍江彬最橫豹房官軍故彬所掌既解散提督團營彬故與孫太監俱又皆不得與京師洶洶江彬反矣安遠伯泰同邀王憲見廷和憲告廷和曰許安遠故與江平虜共事平虜又與張孫二公提督團營公提督官軍獨用張許江孫以恨張公殊不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也防守調發責當有專諸公主防守留孫與平虜主調發耳

豈有他哉都督張洪為彬游說以探廷和同外人之言江可防也廷和曰君疑江反耶 先帝喜江驍勇留置左右若竈從巡狩內外文武一時不獨江、何懼欲反耶近平反者內有寘鐇宸濠外有劉七藍鄢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疏曾不比數假崩非望顧盻齏粉矣若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闕門辭爵當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掌兵策有出我書生握寸管無為也是時彬已自疑稍分

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裏甲褁粮偕動息聞廷和
言稍安然尚不出成服齋宿廷和揆彬刱曰甚謝江
公大事多賴彬喜乃出及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司
禮監魏彬張鋭與大閹陳嚴皆在魏彬者與江有連
廷和知其稍文弱可動也屏語彬曰今大功已定大
患未除未為全美魏彬問故廷和因曰外議紛紛處
江為亂若不早請太后除之貽憂嗣君亦分等累也
公雖與江有連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古人大義滅

親六何不可鋭從旁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彬擅
引邊軍入禁擅立威武團營教場爲西官廳擅立鎮
國府即一二足死矣彬曰實然而鋭救彬殊力廷和
曰公毋護之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
孫不念祖宗墳墓兄弟耶萬一嗣君中途聞變而驚
公請保任廷和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得在廷
和曰是也收在嗣君來或見寬將冕曰了此然後哭
臨廷和又曰與江同惡惟李琮神周兩人他無與也

皆曰然即擬旨奏太后會其白坤寧宮安脊吻江彬被旨行祭俄旨出彬與李琮神周皆收而京師宴然其時

世宗將發安陸心亦介彬聞彬擒無疑就道既至即皇帝位方

世宗之未至也廷和日夜計度正德中奸人與政皆擬於登極詔書除之密書緘函及至廷和侍行殿令將冕至其家取出函中緘家人不知何文書也黎明進稿請批紅方鳴鼓日向辰文書房官來見欲去閱切中人數條廷和曰數年來事

有不行輒歸朝廷今嗣君至便有此方知曩負大行多矣是和今拜賀 新天子明即既闕之休且聞皇上初至是何左右欲更詔書也蔣冕毛紀皆力言文書房官持回久之鼓鳴批紅猶未下廷和與冕紀亟趨華蓋殿後往来至除閒寂不見人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使要文書房官亟語之曰去丶毋誤不者我輩且有言文書房乃入奏批紅下詔出宿獘盡除中外歡慶 上召見之華殿與冕紀等並賜酒饌蓋

自成化以來傳陞乞陞在末軍旗較勇士軍匠人等久病猥冗正德中至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人歲糜太倉尤甚廷和於登極詔書裁革十四萬八千七百有奇省太倉歲百五十五萬二千四百餘石被裁革者衆口騰沸曰終日想終日想、出一張殺人榜或相與咀咒卜其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復矣廷和朝有刃而前者 上聞䕶以百衛士名隨朝軍頃之論定策迎立功與冕紀並封伯爵疏辭 上批答不

允辭至四五　上批答數百言益切最後命寫勅褒諭賜宴吏部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世襲猶不拜受上曰廷和聽辭伯爵朕心歉然其再蔭一子四品文職冕紀五品各一人世世承襲廷和進二階冕紀進一階廷和不得辭引疾乞休溫旨固留仍諭勿再大禮議起廷和執宋濮議以證召對而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司禮太監奉命講論三十餘皆力持之而於　上心稍不合矣兵科給事中史

道者外補僉事不自得知　上意移疏奏廷和漏網
元惡乞賜罷斥廷和疏辯下吏部參看尚書喬宇乞
正道罪　上下道詔獄訊治御史曹嘉復疏詆廷和
廷和注籍不出　上再四慰諭方出辦事　上漸修
齋宮中令內臣習經典科儀廷和言人君一身天下
根本前後左右宜用正人　陛下未即位時臣嘗具
啟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衣尚冠等四執事及
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

豫選若隨侍先朝曾經壞事者即退罷之業蒙懿旨施行　陛下即位臣又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亟宜痛絕條上慎始修德十二事請懸殿壁齋醮豫絕寔其一端不意近時不時修設恩賚異常推求厥端皆司太監崔文之引正德間罪人張銳名下掌家曾家及番漢僧道巧言誑惑夫此輩先朝壞事非一不意猶敢試探　上心且夫梁武宋徽遠未具論即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寺

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寺所費不支然皆身死家亡夫使福田可種利益可求比年遠近亢旱風霾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消弭之流賊騷動中原彼何不驅神兵從鬼將掃平之 陛下昌不務行香拜籙之勞以莅經筵節修齋設醮之費以周窮簷正道異端心無兩繫 陛下繫心此端臣恐踈於聖經賢訓入告出順臣分宜然第微誠未至諄諄之意未蒙嘉納是以敢昌言露章聳動天聽伏惟

陛下垂察　上報書嘉其忠愛然自此益疎居頃之
內織染局太監永之如成化弘治間例差本局官付
勅與往蘇杭織造廷和上言極諫　上曰累朝事例
也毋瀆擾執拗廷和再疏請收回成命　上曰卿言
朕知業遣行毋擾可矣廷和竟稱疾不草以命蔣冕
而冕亦遲之　上切責焉其明年再疏致仕許之賜
馳驛命有司給月米歲夫明倫大典書成以廷和定
策自居門生天子詆主濮議特革職為民其明年卒

以庶人禮葬縣之城西居十餘年　上問大學士李時太倉之積幾何時以足對曰皆繇　陛下初年詔書多革冗員所致　上曰此楊廷和功故不可泯廷和殊才非相器耳　穆宗即位言官交請卹典下禮部議禮部言廷和性抱忠貞才優經濟相　武廟於危疑訏謨默定詡　先皇於初統朝政一新正始學終膺勳卓著高風直節譽望尚流　上贈廷和太保諡文忠命中書舍人往改葬賜祭九壇廷儀官兵部

左侍郎于慎自有傳

蔣冕廣西全州人十四應鄉薦又十年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改右中允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以母憂歸還為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再遷禮部尚書入東閣理誥勅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冕在翰林久最名有學行清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閣值 上多出巡幸留連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疏請前

後以十數皆不聽晃乃自為疏上之其言尤危切
上不之省亦弗罪也既南征晃與梁儲扈從以時請
迴鑾 上所縱倡樂遊讌雖不能諫止亦不肯依阿
而是時中貴人永忠與都督彬泰挾 上寵勢張甚
然不能親踈晃以是望實頗重歸而 上屬疾崩晃
與廷和合謀捕江彬誅之 世宗自興邸来論封伯
爵力辭至再乃改蔭錦衣指揮同知及五品京職皆
世襲復辭晃故推重廷和既相得懽甚而晃尤耿介

抗顏執諍侃侃有大臣體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者其鄉里同年至是也有所建白而冕駁之遷上章謂冕在先朝不能格居心不稱輔導冕恚甚同盡暴白其所上疏而謂廷舉挾讎詆諆人而病其隘也其所持追崇興獻王禮既雅與廷和合廷和罷而前遣中官織造尚未具草冕卒不肯具草 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病不出 上優詔強起之再三乃出時 上欲崇獻王及母妃得張璁桂萼等疏意益決雖勉稱

本生父母欲立廟於奉先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其
尚書汪俊以怖冕、既與同官力諍復獨疏言其不
可因乞休優詔不允乃降詔本生皇考曰恭穆獻皇
帝本生母曰章聖皇太后冕益不自得復上疏乞不
與立廟議而以骸骨歸　上責之然猶備大臣禮署
如廷和而録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給事御史請留
冕皆不報而毛紀代冕之去距其代廷和兩閱月耳
隆慶初特贈冕少師謚文定

毛紀萊州掖人也少惇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侍東宮講讀尋丁父憂歸服除遷侍讀 孝宗實錄成進學士纍遷至吏部尚書達中貴人使西域齎番僧供紀力爭之不報亡何入東閣理誥勅賜玉帶蟒衣尋直文淵閣預機務 上以宸濠反欲親征紀與楊廷和等乞留不得遂同廷和居守滿三載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階光祿大夫勳柱國 上

晏駕紀與廷和等合策迎興世子捕誅江彬等 世
廟即位充 武廟實錄總裁論功與廷和冕俱賜伯
爵力辭改文武廕襲如冕復辭會冕歸而紀代 上
入張璁桂蕚等言駁還其官而下禮部議稱 孝宗
為皇伯考獻帝為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部執
奏不聽令具儀聞於是翰林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
各上疏爭之 上怒甚逮為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
學士石瑤復伸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 優詔

留之時當上聖母册大臣多不至者　上益怒會紀
扶病入朝而有旨捕繫言事諸臣他待罪闕門者尚
衆人情洶〻紀乃上疏請乞少霽天威急收人心
上使司禮監諭數紀朋奸背君紀自辯且乞休益力
上乃責而許之紀之代冕亦僅三月又三年璁萼益
貴用事所撰述明倫大典成下詔削廷和籍將冕毛
紀俱冠帶閒住云何廷和冕相繼卒獨紀老無恙援
恩詔得復官　上亦且忘之年八十命撫按官即家

以彬帶宰醴慰勞又三年而卒贈太保謚文簡

石匱書曰李文正伸於　孝廟而詘於　武廟楊文

忠詘於　武廟而伸於　世廟未免為劉瑾江彬讒

一頭地也然二君子宛轉委蛇卒觀其敗其間保護

正人調停國是為力甚多繞指之鉄與發硎之刃其

殺人則一二君子始終在位而卒誅瑾誅彬則二君

子蓋可輕去乎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五

明 會稽張 岱著

梁儲費宏列傳

梁儲廣州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人廷試首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弘治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冬册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正德改

元修　孝廟實錄為副總裁遂轉吏部侍郎明年遷
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
者輙以計去之乃貶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
瑾憾儲不置据摭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東閣大學士典機務
自成化丁未至正德甲戌凡六典文衡六年考滿進
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楊廷和首秉
朝政以父喪去位儲言於　上勅遣行人慰諭命有

司至其家督促上道廷和至儲退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時幸宣大楊廷和蔣冕皆在告中外洶洶莫敢
先發儲與毛紀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毛紀亦在告
儲獨处事累日不少倦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
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為之請　武宗詔
與之兵部及科道皆執奏不可　武宗曰朕念親親
其與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
秦王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

事大學士蔣冕亦継引疾　武皇帝震怒內臣皆促

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

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

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

朕念親〻其畀地于王〻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

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

是時雖欲保全親〻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武

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正德已卯　武

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奏曰臣死不敢草勅　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居臣罪不可赦　武皇帝乃察其誠款擲劍起不復促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

寧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馥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光祿大夫勲左柱國會寧王反大駕南征儲與蔣冕扈從至南都凡七請迴鑾不報時且郊儲與蔣冕疏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不果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決背　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　武皇

帝諭曰不南幸矣儲罷乃起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 武宗崩留遂與群公同受遺命策立 世宗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詆者纍纍儲乃復固申前請 上始可其奏賜勑特遣行人送歸儲歸日與弟荼議君億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上念定策庸迎功唯儲未錄詔蔭子世錦衣衛指揮儲疏辭乃遷均輔為尚寶司丞丁亥三月二十五日

儲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儲沉重傳雅接
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群邪用事
儲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于家正德
間王御史溱請置儲典刑田給事賦儲門人也請沒
儲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儲家儲在
南京初報鬨色不動及抄竟無所得　世宗御極言
官聯疏劾儲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置獄正
罪如陸尚書完儲致仕去終不肯辯久之乃知與宸

濠衛兵者非儲寔楊廷和當制記歲在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親署御著草跡故不得而誣也儲唯列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人皆服其盛德

費宏鉛山人少溫茂有才識能文章二十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　憲宗寔錄書成而以疾請告其長謂宏不少需俟恩命耶宏謝曰疾安能需也遂歸而史成僅有金帛賚病已守故官遷侍　皇太子於左

春坊左贊善憂歸服除以裁纂通鑑召滿九載陞諭
德　太子嗣位推恩進太常少卿預修　孝宗寔錄
仍充經筵日講遷禮部左侍郎父之進尚書賜玉帶
蟒衣時逆瑾專於諸部事多所更創既誅而矯之宏
於禮部功為多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中原群
盜平錄一子錦衣千戶辭乃進加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時瑾死而錦衣帥錢寧暴貴用事幾如瑾會
得贈三代夜使其私人以百金重絲餽宏卻之再修

它珍餽人郤之以是懴恚而寧王宸濠欲復其所削護衛行萬金錢寧而謂宏其陣壞人也時宏從弟宷爲編修乃托宷行千金宏宷郤之而以語宏宏入內閣颺言曰徧京師皆寧王金矣且彼王者亮也而授之翼可乎予護衛不便已而王疏下兵部時尚書陸完故善王又以錢寧屬之故朝與宏遇宏曰護衛再削矣不可復也尚書曰如祖制何宏正色曰公自爲之吾不與知也尋詔予寧王護衛於是錢寧與王合

而怨宏居兩月餘忽中旨詰宏以浮漫事宏乃引咎
乞休遂并編修寀皆罷寧使騎尾宏舟臨清焚其副
舟頃刻燼宏歸而里居不敢入城府其族子與鄉之
豪爭地相仇豪至南昌訴之臺使者不竹寧王乃要
而授以指俾入京上章誣宏它罪下臺。長彭澤詰
豪而斥之寧王益愧憤使其私人佐豪相率掘宏墳
墓毀其家宏走之群自繫獄僅得免臺為捕置理而
亡何寧王竟反宏與寀謀起勤王兵會王守仁徵兵

諸辟宏為廣信守令畫策而寀為廣信所千戶秦遜卿作禡牙文其辭甚壯偵從間道見守仁言計此時宏合家惴惴謂必族矣會宸濠引兵東下未及也宸濠平錢寧亦坐交通棄市於是中外爭慰薦宏亡慮十餘上 世宗之初即位使使馳傳徵宏入輔陛見慰諭再三進少保時論翊戴功廷和冕紀皆擬封伯而宏世錦衣指揮固辭改蔭正千戶大禮議起宏頗測知 上意所向凡廷和等三人所持議雖預名

其間不復為特踐石珤最晚入然亦有特踐而 上
遂心德宏議禮之臣桂萼張璁輩亡所修怨矣毛紀
歸宏遂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孝宗
寔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特故臣楊一清由邊大帥
召還前已久為少傅宏故超二等為少師遂居一清
上又以獻皇帝寔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萼璁雖以
當 上心驟貴而翰林諸臣皆賤之不欲與共功名
宏亦不能異也以故萼璁為詹事兼學士而兩修寔

錄經筵日講主鄉試教習庶吉士皆抑勿得與其員
而已萼璁以是復恨宏甚於恨廷和而是時 上顧
好賦詩往、假宏潤色賞賜陸遷至爲御平臺召對
手一章賜之復命輯倡和詩集署其官曰內閣掌机
政輔導首臣一時以爲榮而萼璁聞之不善也萼至
上言詩文小技非聖學所急宏不當以此希恩寵報
聞於是萼璁前後數十疏攻宏太有所誹詆宏亦自
辯因乞歸 上溫旨慰留而已不以答萼等於是萼

叢盡橫其所以攻宏甚口宏亦不能抗而是時諸閣
臣獨石瑤諤諤數以持議忤旨錦衣廢百戶王邦奇
窺其端乃追論故輔臣楊廷和等誤甘肅邊事而宏
與瑤為之黨既事白乞休　上乃許之俾馳驛歸而
大臣致仕恩澤皆勿予石瑤疏小憩　上不悅遂不
得馳驛歸而年宏性寬和與物無競又以引進僚屬
而抑萼璁等諸後進皆悅之時時念宏不忘家居者
凡八年而張璁已更名孚敬居首揆者久而務病之議

胥　上許之乃使行人奉璽書即家起宏少遂星馳赴止朝房　上即遣中使勞以上尊御饌詔及體政既入對賜金幣且諭之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宜盡心輔導以稱塞朕意自是顧問益周切上在位久明天下事嘗與宏論群臣才行皆當宏輔政二三月所而以勞瘁疾驟發一夕而卒年六十有八上為悼嗟久之手祭及塋賻賜加等贈太保諡文憲案後亦至少保禮部尚書為　上所寵信當宏之

尋相也來為春坊贊善從子懋中進士及第授編修而子懋賢改庶吉士一時罕與之比

石匱書曰梁文康之却泰王請邊地貴文憲之却寧王復護衛皆為國深謀持議甚正乃文康不事口舌數行詔語遂獲轉圜深得古人諷諫之術東方曼倩寧過是乎及後宸濠事敗追咎衛兵文康復為僚友任過而不出一字自明曉近之世安得此長者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六

明　劍南張　岱著

李東陽列傳

李東陽茶陵人父淳金吾衛軍餘遂籍京師有叟來言汝有善念當為擇瘞親地指一山曰有白狐卧處是淳夕往見卧白狐因折擲杖有鼓狐驚聳身三立去即其穴瘞明日叟来曰俟狐自起爾今驚去當中衰數歲生東陽四齡能作大字　景帝召見文華殿

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上、賜珍果及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命肄業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中甲申進士、授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東陽詩詞清麗、字畫道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以貌好詼諧、不為時宰所器、為侍講學士者久之、弘治七年、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

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棲遲餘非大威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疏引唐鄴泌宋郭京為鑒詞嚴義正天下誦之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疏救得釋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有為李廣之

祠額、又召能仁寺僧入太內慶讃者、東陽執言不可、
上俱從之、十五年、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加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于闕
里、還、上特收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 上不豫、召入
玉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正德
元年、 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會府部
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
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上於御苑、日御船獵獸為樂東陽疏言今歲自端陽後內花金鼓炮火聲徹都邑廝牧廝役充斥禁近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褻慣不敢言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廩祿養士將安用者昔漢司馬相如諫挈熊豕以為逸群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及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德廣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防維以杜肘腋之變不報時逆瑾鴟張以先朝顧命大臣頗敬重以繫人望而東陽顧

諸元老盡去已孑然立益沉遯而時、調劑其間每
調旨先探瑾意即瑾有奏輒擬優荅最後云且有殊
等封中外駭然曰其加九錫乎瑾建玄明宮東陽撰
碑頌德瑾乃大悅是時瑾魚肉朝臣株連民庶他人
唯唯而已東陽既結托與周緩頰寛譬禨以諧調其
隨事應變多所周旋救解如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
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
乃得戍邊給事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東陽又上

䟽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京東陽歎息曰吾嘗爲
知己厓躬詣瑾外第瑾禮之甚恭瑾家人嘖嘖以爲
自柄國以來未嘗見此客與此待客之禮也以是得
悉力拯救一清得以免死三年六月早朝罷有匿名
委於丹墀暴瑾罪惡 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
班尋傳旨令跪衆冒暑忍飢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
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瑾又巧
取橫斂困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各罰米寔邊

東陽委曲開導乃從邊倉移為預備倉遂免輸邊之勞四川鎮守大監羅籥以既革巡撫請便宜行事瑾主之力東陽言兵馬錢粮祖制無歸一人者執不可瑾悪平江伯陳熊以濕米事覺瑾欲置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

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為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城、國家萬世之利、瑾不答止、革熊爵、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策閒出懷

中疏奏瑾十七事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
令太監温祥等持示疏進内閣讀畢東陽徐問曰今
當如何祥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
久矣遂擬旨行瑾誅東陽上言臣備員禁近於劉瑾
事體相關先後調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
或持回私家假手他人或逕出膳黄逼令落紙臣雖
委曲匡持期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自知不
職甘從彿奪且請磨玄明宫碑之　上慰止之頃以

寘錙誅、特進左柱國蔭子尚寶丞、既言今天意昭回、
聖心洞悟、奸閹屏除、罪藩斯得、明詔再頒、契端盡洗、
奉身乞退、寔維臣時、不許、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
逆瑾專恣之日、體卑貌詘、無所不至、令其事成、傳位
之詔、當出袖中、侍郎羅玘者東陽門人、亦上書曰、公
竭忠盡赤、天下皆知、大事無所措手矣、昜曰不俟終
日、此言非歟、謂公當依、者皆自爲謀者也、百歲後
公身集垢、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當此不言

誰復言者請先削圯門生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
誅伐以彰叛恩之罪因是致仕去七年巨寇劉六劉
七平蔭一子錦衣千戶固辭改文職時有言京軍不
習戰陳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如數戍
邊春秋分番　上甚喜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
東陽極言不便者十事　上不聽東陽疏懇乞致仕
許之賜勅奬諭命有司時加存問給月米歲夫居四
年卒諭祭九壇贈太師享年七十所著有懐麓堂集

西崖古樂府時人誦之當東陽寢疾揚一清當國一日偕同列省視因無可為公身後者國朝百五十年人臣未有謚文正者請用以尊公東陽就枕上稽首謝東陽在正德初一日朝退沉思休致襆帶未及解有道士服紫玉環來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爭如我環其能棄却入山公曰久服無味入山須之歲月耳道士笑出庭中微吟踏歛飛去

石匱書曰王荆公新法行吏或捉刻去邵雍曰此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應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從劾何益耶逆璫用事諸正人皆相繼引去獨李文正不與為異時論多議之然文正當直奸肆志之時維持國是保護善類為多與康節之言攷相合也況其生平清苦身後之日至不能瘞所居第僅蔽風雨然則文正其可多訾乎哉